

祝大年：艳花高树 独一无二

■ 本报记者 施晓琴

“我自幼喜爱艺术，说不清什么原因，却非常着迷。也没有什么崇高的使命感，我是怀着一颗朴素的心走进象牙之塔的。多少年来，风风雨雨，艺术对我这颗虔诚之心，报以精神上的充实和慰藉。世界是非常现实的，很难做个理想的人，人人皆有烦恼与痛苦，唯有艺术是超脱的，陶醉其中，其乐无穷。”祝大年，这位在艺术道路上独自行走的苦行僧，在艺术中找到了快乐。

今年是祝大年诞辰100周年。不久前，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联合主办的“大年百年——纪念祝大年百年诞辰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展览全方面展示了祝大年毕生的艺术成就，涵盖了他的工笔重彩画、陶艺、雕塑以及设计等不同类别的100余件代表作品，包括《玉兰花开》《漓江春色》和“建国瓷”瓷器等名作。同时经其家属决定，将他创作的25件代表作品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祝大年的长子、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祝重寿说：“父亲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他的画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能够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在他百年诞辰之际，这个愿望实现了。”

开中国装饰艺术新风

祝大年，中国现代工艺美术教育、现代陶艺、现代壁画、现代工笔重彩画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创始人之一。祝大年1916年生于浙江诸暨，早年考入国立杭州艺专，师从林风眠、吴大羽，后转入国立北平艺专学习雕塑与绘画。1935年经蔡元培先生推荐，赴日学习陶艺，师从富本宪吉、北大路鲁山人。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轻工业部任高级工程师，兼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陶艺科主任。

中国的装饰艺术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其传统主要体现在宫廷艺术、宗教艺术和民间艺术之上，具体表现在壁画、插图、年画、工笔重彩、工艺美术、戏曲艺术等方面，但因其民间的特性往往不为主流艺术所重。直至20世纪中期，经由以祝大年为代表的老一辈艺术家的开拓，才将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及其装饰艺术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祝大年更是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开办了壁画专业，教授工笔重彩等课程，培养了大批美术人才。他将传统画法与写生相结合，使古老的工笔重彩绘画重放异彩。“多年来我一直在探索，将传统工笔重彩手法与现代建筑的装饰要求相结合，既要保持其直觉有序的形象，又要把握具象与抽象、主观与客观之间的适当分寸，做到远看整体有气势，近看细节具体可信。文化传统造就了这种感染力与观赏者的相互心理感知。”正如他的自述所言，祝大年也真正开创了现代装饰艺术的新风。他将立足于本民族审美基础上的中国装饰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观念相结合，使作品中的意象，表现出既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既是绘画的还是装饰的，并以局部细节描绘和整体画面构成之间的完美把控呈现出独特的东方神韵，为中国装饰艺术的现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百合(国画) 1989年 祝大年

祝大年还将绘画与陶瓷艺术结合起来，1979年创作的首都机场大型陶瓷壁画《森林之歌》将祝大年的艺术成就推上了一个历史性的高峰。这是我国第一幅大型釉上彩陶瓷壁画，在作品中，绘画性、装饰性、工艺性三者达到了完美的结合，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的学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杜大恺说：“祝大年先生创作的《森林之歌》巨幅风景写生画，本身就是个历史性、跨时代的创作。然后再把它转化为陶瓷，用特别的釉上彩，艺术价值就更高了。因而，我觉得无论从风景画的角度，还是从陶瓷艺术的角度，这件作品都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真诚、专一的“板凳画家”

“文革”后期，祝大年在接受改造时被称为“板凳画家”。据杜大恺回忆，这

个戏称与他所画的风格和创作状态有联系，“我不仅早就听说过这回事，而且也亲自见到过。1978年为了画机场壁画，我们去广西搜集素材，当时天气很冷，他穿着借来的军大衣从早画到晚，每次一画就是一整天。他还经常拿着放大镜对着植物观察，就连一枝一叶的纹理都要细致地还原，这种创作过程就展现了他对艺术的态度。同时他的画细致入微也需要这种状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刘巨德回忆，祝大年在被下放时期画了很多农村题材的钢笔素描，虽说是素描，却画得十分严谨。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祝大年为画一棵枣树围着树慢慢观察了五六遍，将树的每一根枝丫都画得特别仔细。刘巨德说：“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人、用这样的状态来画画，祝大年在被下放时期画了这么多画出来的。”



人物名片

祝大年(1916—1995)，生于浙江省诸暨市。当代著名陶艺家、壁画家、工笔重彩画家、工艺美术教育家。早年在国立杭州艺专和国立北平艺专学习。1934年留学日本。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艺系主任、中国陶艺学会理事长、中国壁画协会副主任、中国工笔重彩画会顾问等。出版有《祝大年画选》《祝大年美术作品集》。

利乃至做人的权利，当生命奄奄一息时才被“造反派”们送回家。但他从不向厄运低头，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也从未停下过手中的画笔。在他的生活不断经历苦难之时，从事艺术创作是他心中唯一的坚守，也是他生活中唯一的慰藉。祝大年的艺术呈现的从来都是积极向上的状态，明丽而敞亮。

绘就时代赞歌

祝大年在艺术上遵循的是杭州国立艺专的传统，即林风眠先生所倡导的“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思想，因此他在60余年的从艺道路上始终坚持艺术的独创性，将浪漫主义与理性思考相结合，创作出了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气息、体现生命之赞歌的优秀作品。他一生勤于创作，作品类别众多，横跨绘画与工艺美术之间。其重彩画描绘精致，色彩层次丰富，活泼雅致，在传统重彩艺术中注入了浪漫主义情怀；壁画则凝聚着重彩画的厚重与陶釉的沉着之美；钢笔画又把线的勾勒和面的渲染相融合，生动而精到……他的朋友吴冠中先生对其推崇备至，称“中国有个祝大年，艳花高树，独一无二”。

祝大年的艺术风格既是简单的又是复杂的，既是通俗的又是高雅的，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无论是他的绘画还是陶艺，都风格鲜明，独树一帜。特别是他的写生与众不同，他的写生是创造性的写生。同时他还将“写生”纳入到现代工笔重彩领域，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工笔重彩画的变革。杜大恺认为祝氏风格有三个特点：一看就是中国人画的，而且明显能看出是中国现代人的，绘画语言还具有很强的国际性。另外，他的作品有一种人格尊严，这亦是祝大年对生命的一种理解，因此他的画就成为了生命的赞歌。同时，杜大恺也强调：“祝先生的艺术具有超越时代的境界，那是一种永恒的、普遍的、非即时性的，老百姓能看得懂的艺术形式，有一个大国的气度。当代艺术家需要历史、时代和全景式观照，因此我认为当下应特别提倡祝先生的这种理想主义精神，坚持艺术独创性，才能拥有艺术的民族性。”

祝大年对待艺术是真诚而纯粹的，从他几十年如一日热爱工笔重彩与表现植物题材来看，他在艺术上也是专一的。祝大年曾坦言自己在绘画中偏爱工笔重彩画，他认为工笔重彩画色彩绚丽、描绘精致，表现力极强，且有着深厚的装饰传统，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并且能给他带来乐趣。而在题材上，自然中的风景、植物始终是他百画不厌的主题。祝大年热爱生活，将触目所及的风景、植物与他所理解的生命状态联系起来，并赋予人类的情感和情绪，因而他笔下的植物都如此鲜活而富有情趣。

与其浓妆重抹、充满生机的画面表现出来的状态所截然不同，祝大年是一位历经磨难的艺术家的。1957年，他因替好友庞薰琻鸣不平被错划为“右派”，蒙冤受屈20年后才得以平反昭雪。“文革”时他更是几乎失去了一切权

燕鸣：“只会教书”的画家

■ 本报记者 梁腾

“他的真诚，他的性情，他的追求，他对艺术本体的执着，决定了他孤寂的命运。”这是女儿燕陵对父亲燕鸣最深的感慨。

今天的生活过于急速，以致人们对艺术的体验过于匆忙，鲜有人回望前辈艺术家的足迹，或记得画里沉淀的心境，更很少有人去想象那一代坚守在中国画事业里的老前辈们坎坷的心路历程。近日，由江西省文化厅、江西省文联、江西师范大学、中共南昌市委宣传部、中共南昌县委、南昌县人民政府主办的“纪念燕鸣诞辰100周年‘山高水长——燕鸣绘画作品展’”“燕鸣师生中国画作品展暨燕鸣美术馆揭牌仪式”分别在江西省美术馆、南昌县博物馆开幕。

燕鸣——一位远离艺术市场，一生在江西耕耘的画家，是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开创时期的元老教授之一。他1917年生于南昌，先后就读于国立杭州艺专、上海美专，得潘天寿、张红薇、谢公展、汪声远、吴弗之、汪亚尘等先生教诲，学生时期曾有作品参加刘海粟、汪亚尘的南洋、上海画展。他兼通音乐，曾受程懋筠先生邀为“室内音乐小提琴师”。1940年，时年23岁的燕鸣开始了64年的执教生涯，先后在国立十三中、国立幼稚师范专科学校、省劳作师范学校美术科、私立立凤艺专、南昌市一联中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在抚州地区艺术专科学校任教。自1953年起，开始任教于江西师范学院（今江西师范大学），他并未想过当大画家，在美术史上留下什么，他曾说：“我只会教书。”

不远游的教书先生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柯文辉曾中肯地评价：“燕鸣教授主要作品是‘桃李遍神州’。”燕鸣培育的学生超过两千人，他们如今大多授业讲坛，推进乡邦

美术教育。在江西教了一辈子书，画了一辈子画的燕鸣，其间曾两次走出江西的机遇，但他都主动放弃了。一是上海毕业后，原约好与同学李骆公一起赴日本学习，一切都准备就绪时，得知母亲生病，便立即回了家。上世纪60年代，李骆公任当时在天津的河北大学美术系主任，力荐其到天津发展。最后，燕鸣思来再三，仍以“父母在，不远游”婉拒。燕鸣在江西师大的教学课程安排多且杂，教授油画、水彩画、中国画、美术史、作品欣赏等诸多课程。师范班的学生毕业后要做教师，水彩为必修课程，故而水彩课在当时颇受欢迎，这次展览中就展示了燕鸣部分水彩作品，敏捷流便可见一斑。而当他真正专心致志拿起毛笔是退休之后的事了，教学需要所接触到的知识刚好被吸收成了他中国画的养料。

燕鸣除了说过自己“只会教书”外，还说过自己“只会画画”。他时时自警：余年太少，一天当两天去拓展生活，以书香泥香造化之美滋养心源；多作速写草图，保存火种，多打腹稿，挤出时光苦思，腹稿完善，下笔时肯定，没有犹豫摇摆。

“无事一番消遣”

燕鸣的勤奋是惊人的，达到了几近忘我的境界。燕陵回忆，他随身口袋里永远会有一些小本本、小纸片，或者一张请柬，甚至车票、电影票之类，都是被他用来可以进行速写和整理小稿的材料，走到哪里他都能发现可以表现的对象。有些地方是他反复去的，对象的前后左右、来龙去脉他都了解得非常清楚，并随心所欲地描绘。这些小本本、小纸片的功劳，除了画速写、做记录外就是整理小稿，他的许多作品都经历过反复的小稿探索琢磨，完成一件作品常常数易其稿。

最让学生受益的，正是燕鸣对专业的执着和勤奋的精神。“在老师87岁时，已是健康欠佳，双脚走动不便，双手也常轻微颤抖。而我每次去先生画室，都会看到用炭条新打的画稿，画桌下又会多出一捆捆的画稿。先生说这是‘无事一番消遣’。”燕鸣的一位学生回忆说。

1993年，燕鸣应邀赴台湾举办个展。其间偶遇莫奈原作特展在台湾展出，他与女儿在参观莫奈的作品时，感觉到了中西绘画惊人的相似之处。燕陵回忆说：“一丛池塘边的芦苇草，让他反复揣摩，流连不去。莫奈笔下的那两枝芦苇飘逸挺拔、朴素而潇洒，其笔触技法极其讲究。从台湾回来之后，父亲的作品在画面结构、色彩、笔墨的提炼力度等方面，都开始融入一种现代感。”在中国绘画史上屡见不鲜的“衰年变法”，在燕鸣的作品中再一次得到体现，诚如南昌县博物馆研究员罗劲松说：“他的作品越到晚年，生命力越为强烈。”

探索与实验的一生

燕鸣将齐白石的“红花墨叶”引进到大写意山水画创作中，形成自己山水风格的两大特色：重墨与重彩的结合，在简洁中求气势。如其作品《玉屏楼》《望江亭》《万壑千岩醉》等，既有粗笔浓墨的纵横挥洒，又有丹青色彩的恣意渲染，也有西画的远近层次和明暗立体感。

在燕鸣的画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同一题材至少会有5幅稿子，而每个稿子上都有新的认识和思考。福州大学陈亦旧认为，燕鸣的一生都是在探索与实验，让我们在阅读时发现无限的可能。“作为老师很容易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形成一个固化的模式，但燕先生一直强调的是要观察，他也是一直在实验与尝试。不论是他的物、花



人物名片

燕鸣(1917—2005)，1936年就读于国立杭州艺专，后转入上海美专。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任教于江西师范学院(今江西师范大学)，终身致力于美术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美术人才。其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作品。曾历任江西美协副主席、江西省水彩画协会名誉会长、江西美协顾问、江西中国画研究会顾问、八大山人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鸟、山水还是水彩，都顺从自己内心对世界与情感的认识，他有一个强烈的意识就是将自己的作品创作得更加到位。”陈亦旧评价说。

艺术创作必须包含艺术家很纯很浓的情感，很多人画到一定的阶段往往画不下去，不能突破而落入俗套。策展人万纪元说道：“他是将对大自然的认知生发到新的高度，画的是心中的山水，他用色强烈但不俗气，这是修养所致。他常常将自己对自然的感受传达给我们，把他对艺术的认识传达给我们，他不会局限于讲某一线条或内容，而是在传递他理解的美学精神。”



晨曦(国画) 1990年 燕鸣